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 曹霑 撰，清 高頴 續，
清 王希廉 評
卷 卷九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九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紅樓夢卷一

第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也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忽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皆我之上我堂堂贊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餘悔及於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天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第一回

聚珍堂

靠悲是爲寶黛耽憂不得不向王夫人將兩人園中
先後光景盡清吐露

傻大姐真是招災惹禍的種子前拾繡囊以致搜檢
諸婢司棋晴雯因之殞命芳官等被逐出家今漏風
聲又令黛玉氣迷遂至天逝傻之爲禍不淺

寫黛玉寶玉兩人相見時只是傻笑一個迷失本性
一個瘋顛有病描畫入神

襲人呌秋紋同送黛玉同去爲回來報信地步

紅樓夢卷九十六終

紅樓夢卷九十七

第九十七回

洞庭玉希廉雪香評

林黛玉焚稿斷癮情

薛寶釵出閣成大禮

話說黛玉到瀟湘館門口紫鵑說了一句話更動了心一
時吐出血來幾乎暈倒虧了還同着秋紋兩個人攬扶着
黛玉倒屋裡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鵑雪雁守着見他漸漸
甦醒過來問紫鵑道你們守着哭甚麼紫鵑見他說話明
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
覺着不大好唬的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
那裡就能殼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原來黛玉

因昨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這一口血心中却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裡的事一字也不記得了這會子見紫鵑哭方纔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禮這裡紫鵑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鳳姐兒說他們失驚打怪的那知秋紋回去神情慌處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咐到了這是甚麼人去走了風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賈母道且別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說着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血色神氣昏沉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子頭遞了痰盒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着罷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丫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於是大家畧避王夫人同着賈璉進來胗了脈說道尙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

歛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王大夫說完同着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寶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難好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冲一冲或者好了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偕們家裡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答應了賈母又問了紫鵑一回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裡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事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裡疼他若是他心裡有別的想頭成了甚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

不放心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话並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却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偕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子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着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掛心橫豎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看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今日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就妥當了竟是老太太到姑媽那邊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裡有寶妹妹在那裡難以說話

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咱们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日晚了，明日飯後咱们歸房不提。」且說次日鳳姐吃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寶玉走進裡間，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寶玉聽了，只管瞅着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却大笑起來。鳳姐看着也斷不透，他是明白是糊塗。因又問道：「老爺說你好了，纔給你娶林妹妹呢？若還是這麼傻，便不給你娶了？」寶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纔傻呢！」說着便站起來，說：「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鳳姐忙扶住，說：「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娘子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的。」寶玉道：「娶過來，他到底是要見的。」鳳姐又好笑，又着忙，心裡想襲人的話，不差提了林妹妹，雖說仍舊說些瘋話，却覺得明白些了。將來不是林姑娘打破了這個燈虎兒？那饑荒纔難打呢！便忍笑說道：「你好好兒的便見。你若是瘋瘋顛顛的，他就不見你了。」寶玉說道：「我有一個心，前兒已交給林妹妹了。他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裡。」鳳姐聽着竟是瘋話，便出來看，着賈母笑。賈母聽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說道：「我早聽見了。」

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襲人好好的安慰他倆們走罷說着王夫人也來了大家到了薛姨媽那裡只說惦記着這邊的事來瞧瞧薛姨媽感激不盡說些薛蟠的話喝了茶薛姨媽纔要叫人告訴寶釵鳳姐連忙攔住說姑媽不必告訴寶妹妹又向薛姨媽陪笑說道老太太此來一則爲瞧姑媽二則也有句要緊的話特請姑媽到那邊商議薛姨媽聽了點頭兒說是了於是大家又說些閒話便回來了當晚薛姨媽果然過來見過了賈母到王夫人屋裡來不免說起王子騰來大家落了一回淚薛姨媽便問道剛纔我到老太太那裡寶哥兒出來請安還好好兒的不過略瘦些怎麼你們說得狠利害鳳姐便道其實也不怎麼樣只是老太太懸心目今老爺又要起身外任去不知幾年纔來老太太的意思頭一件叫老爺看着寶兄弟成家也放心二則也給寶兄弟冲喜借大妹妹的金鎖壓壓邪氣只怕就好了薛姨媽心裡也願意只慮着寶釵委屈便接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裡沒人不如把妝奩一槧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去告訴蟠兒一面這裡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擋官事並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太太既作了親娶過來早早好一天

大家早放一天心正說着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
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
口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
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
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
不免又敘了半夜話兒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邊的話細
細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低頭不
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
釵自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
明日起身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二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

兒你即便回來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
哥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咱們
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狠狠的趕着辦
罷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
心裡安頓了好些便是看着寶釵心裡好像不願意似的
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
他也没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卽叫人
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
來咱們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帳人
親戚呢就是賈王二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

裡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岱們岱們也不用通
知到是把張德輝請了來托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
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過去次日賈璉過來見
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
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
了說着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
璉趕着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
親友們知道諸事甯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
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這
裡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

日並叫襲人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的笑道這裡送到
園裡回來園裡又送到這裡岱們的人送岱們的人收何
苦來呢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
麼這麼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
的點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
件這是粧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紬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
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
羊酒的銀子賈母看了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
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
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還是岱們

這裡代辦了罷鳳姐答應了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叫周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裡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還遠儻別處的人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裡提起衆人答應着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爲真心裡大樂精神便覺得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聲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鵝等在旁苦勸說這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

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昵姑娘別聽瞎話自己安心得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紫鵝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着流淚天天三四輪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先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況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黛玉向來病着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睜開眼只有紫鵝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扎掙着向紫鵝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

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幾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裡氣又接不上來紫鵑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鵑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着坐坐纔好紫鵑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擣着了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鵑沒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邊黛玉那裡坐得住下身自覺硌的疼狠命的掌着叫過雪雁來道我的詩本子說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

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文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嗽了吐在盒內紫鵑用絹子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鵑道姑娘歪歪兒罷黛玉又搖搖頭兒紫鵑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撂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鵑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紫鵑勸道姑娘歇歇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裡也不瞧詩扎掙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却是只有打顛的分兒那裡撕得動紫鵑早已知

他是恨寶玉却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
黛玉點點頭兒接在袖裡便叫雪雁點燈雪雁答應連忙
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了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
上火盆紫鵑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
火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雪雁只得籠上擋在地
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
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
鵑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
手中瞅着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撂紫鵑唬了一跳欲要
搶時兩隻手却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時那

絹子已經燒着了紫鵑勸道姑娘這是怎麼說呢黛玉只
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鵑
怕他又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
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時紫鵑却燬不着乾急雪雁正拿進
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趕忙搶時那紙沾火就
着如何能燬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
從火裡扒起來撂在地下亂躡却已燒得所餘無幾了那
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會把紫鵑壓倒紫鵑連
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着放倒心裡突突的亂跳欲要
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己同着雪雁和鸚哥等

幾個小子頭又怕一時有甚麼原故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紫鵑看着不祥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己却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裡看屋子呢紫鵑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紫鵑聽這話咤異遂到寶玉屋裡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裡的丫頭也說不知紫鵑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己想了一

想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眞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齒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裡面却又寂靜的狠紫鵑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又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屋子在何處正在那裡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鵑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姐姐在這裡做什麼紫鵑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来看看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裡也不知是幾兒墨雨悄悄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姐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咐

吩咐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裡娶那裡是在這裡老爺派璉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說着又問姐姐有甚麼事麼紫鵑道沒甚麼事你去罷墨雨仍舊飛跑去了紫鵑自己發了一回歎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汪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看他明兒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意的事兒拿甚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同去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裡往外探頭探腦的一眼看見紫鵑那一個便嚷道那不是紫鵑姐姐來了嗎紫鵑知道不好了連忙擺手兒不叫嚷趕忙進去看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頰紅赤紫鵑覺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奶王奶奶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這紫鵑因王奶奶有些年紀可以仗個但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鵑弄得心裡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鵑想起李宮裁是個嬪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況且園中諸事向係李統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李統正在那裡給賈蘭改詩昌昌失失的見一個丫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裡都哭呢李統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落淚

想着姐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髣髴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作了北邙鄉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眞可憐可歎一頭想着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裡面却又寂然無聲李紈倒着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未知粧裹妥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裡間門口一個小子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鵑忙往外走和李紈走了個對臉李紈忙問怎麼樣紫鵑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却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

珠一般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李紈看了紫鵑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紈輕輕呌了兩聲黛玉却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李紈回身見紫鵑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裡呢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鵑在外頭空牀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盈大的一片李紈連忙喚他那紫鵑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李紈道傻了頭這是甚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

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孩兒家你還叫他出身露體精着來光着去嗎紫鵑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住痛哭起來李紈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一面拍着紫鵑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着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正鬧着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唬了一跳看時却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歎磕磕的發怔李紈道你這曾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裡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紈點點頭兒平

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裡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這裡李紈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同我不用到那邊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着李紈道還有甚麼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邊用紫鵑姑姑使喚使喚呢李紈還未答言只見紫鵑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裡用這麼說到這裡却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裡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李紈在旁解說道當真這林姑娘和這

子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不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鵝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林之孝家的頭裡聽了紫鵝的話未免不受用被李紈這番一說却也沒的說又見紫鵝哭得淚人一般只好瞅着他微微的笑因又說道紫鵝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他都說得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甚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頭說這麼着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嗎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李紈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麼着就叫

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林之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使得嗎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姑娘就的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紈道是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曉得呢林家的笑道不是不曉得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辨的我們都不能狠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說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幾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甚麼便也把心冷淡了況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

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幾句話
李紈又囑咐平兒打那麼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
辦了來平兒答應看出來轉了個灣子看見林家的帶着
雪雁在前頭走呢趕忙叫住道我帶了他去罷你先告訴
林大爺辦林姑娘的東西去罷奶奶那裡我替回就是了
那林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平兒帶了雪雁到了新房子
裡回明了自去辦事却說雪雁看見這般光景想起他家
姑娘也未免傷心只是在賈母鳳姐跟前不敢說出因又
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麼我且瞧瞧寶玉成日家和我們
娘姑好的蜜裡調油這時候總不見面了也不知是真病

假病怕我們姑娘不依他假說丟了玉粧出傻子樣兒來
叫我們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寶姑娘的意思我看着他去
着他見了我傻不傻莫不成今兒還粧傻麼一面想着已
溜到裡間屋子門口偷偷兒的瞧這時寶玉雖因失玉皆
慣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爲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
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祇不過
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
卽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
話却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雪雁看了又是生氣又是
傷心他那裡曉得寶玉的心事便各自走開這裡寶玉便

叫襲人快快給他裝新坐在王夫人屋裡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裡來爲甚麼費事還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回來又聽見鳳姐與王夫人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俗們南邊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我傳了家內學過音樂管過戲子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熱鬧些王夫人點頭說使得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家裡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宮燈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致僂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新人幪着蓋頭喜娘披紅扶着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寶玉看雪雁猶想因何紫鵑不來倒是她呢

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裡帶來的紫鵑仍是我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僂相贊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牀撒帳等事俱是按金陵舊例賈政原爲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沖喜聽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一般賈政見了倒也喜歡那新人坐了牀便要揭起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故請賈母王夫人等迎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儂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蓋着這勞什子做什麼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

來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喜娘接去蓋頭雪雁走開鶯兒等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寶釵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妝豔服豐肩懊體鬟低鬢彈眼瞬息微真露垂杏花煙潤了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傍邊不見了雪雁寶玉此時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爲是夢中了呆呆的只管站着衆人接過燈去扶了寶玉仍舊坐下兩眼直視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扶他上牀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裡間牀上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

不語寶玉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裡呢這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甚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悄悄兒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裡這一位美人兒是誰襲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說不出話來歇了半日纔說道是新娶的二奶奶眾人也都回過頭去忍不住而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谁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剛纔看見林姑娘了麼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什麼頑呢鳳姐便走上来輕輕

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裡坐着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憤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雅雀無聞停了片時寶玉便昏沉睡去賈母等纔得畧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也便和衣在內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內裡原由只就方纔眼見的光景想來心下倒放寬了

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畧歇了一歇衆人賀喜送行賈母見寶玉睡着也回房去暫歇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稟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兒子一到任所卽修稟請安不必掛念寶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他因病沖喜如今纔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着了風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我卽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磕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

送甚麼只要他從此已後認真念書比送我還喜歡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便叫賈政坐着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着來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寶玉見了父親神志略歛些片時清楚也沒甚麼大差賈政吩咐了幾句寶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實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驕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場王夫人一一的聽了也沒提起別的卽忙命人扶了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一班

李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不言賈政起程赴任且說寶玉回來舊病陡發更加昏憤連飲食也不能進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出閣成禮時卽是黛玉魂歸太虛之日若一回並敘未免筆墨繁瑣顧此失彼描寫不盡故分作兩回此回只寫黛玉病危單寫寶釵成婚光景至黛玉身故日時却於下回寶釵口中說出用補筆細敘此文章斟酌先後變動安閒法

賈母因知黛玉心病疼愛之心頓減不但道理甚正

且便專辦寶釵大事

鳳姐試寶玉寶玉說我有一個心交給林妹妹與八十二回黛玉夢境及寶玉心疼遙遙呼應寫薛蟠問淮悞殺既反跌後來部駁又類勢好完寶釵婚事

黛玉病危沒人看問獨有紫鵑一刻不離不但寫賈母心冷寶釵事忙衆人亦俱冷淡可爲黛玉傷心且見紫鵑情重爲將來不睬寶玉埋根

紫鵑若竟找着新房看見寶玉便恐生出枝節今因墨雨口說紫鵑卽便哭回旣省累筆文更緊奏

於病勢垂危手忙腳亂時忽然要喚紫鵑過去令人實不堪耐無怪紫鵑之急不擇音若不叫雪雁去此事殊難排解但雪雁之去非平兒作主誰敢擔承此平兒之來不但見鳳姐細心且卽以周全此事并可使鳳姐等俱知黛玉不起文章細密無以復加寫寶釵成禮時光景令新人殊不堪耐與黛玉遙遙相照

